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唐秦王詞話
第四十回 桓法嗣再布神師計 王世充重借納命軍

詞： 陸覺西風轉朔方，更催青女送寒光。滌觴飲處黃橙熟，紫蟹肥時晚稻香。霜嚴草瘁，葉落山空；蟄閉虹藏，水寒冰凍。獸炭燃爐，命僕安排新暖閣；蠶綿成服，呼童熨貼舊寒衣。山色暗藏雪，梅花映竹兩三開；林疏曉著霜，松柏凌寒深淺翠。北堂前，萱草發新枝；苔徑內，山茶開豔朵。觀雲候氣，曾記魯台書；面藥口脂，還看唐殿賜。犀辟嚴寒口吐煙，黨家風味更飄然。呼童踏雪沽新酒，旋買鮮魚傍釣船。

冬景賦中曾作趣，古今書裡更搜奇。

一日，唐高祖駕設早朝，百官朝拜已畢。秦王出班啟奏：「今要定奪河南刀兵，同李靖出師徵代！」高祖准奏。秦王辭帝出朝，徑下演武場，整點人馬。

鳳凰元帥傳軍令，仙鶴參謀點大兵。

鸚鵡能言為記室，大鵬奮勇作將軍。

錦衣孔雀書文字，山雉豪強慣戰爭。

靈鵲知風堪下寨，斑鳩喚雨曉天文。

雄飛鷹隼為前部，健翮雕鷲殿後行。

啄木擎旗飄烈火，白鷗執幟素羅新。

青旗翡翠東方展，皂帶烏鴉聚黑雲。

中哨黃鶯擎寶劍，刀槍密擺鷺係群。

雙雙紫燕前分隊，陣陣賓鴻後趨勻。

終幘雞群堪報曉，杜鵑啼月夜巡營。

鷓鴣整隊排軍伍，鶉鴝巡風書帶鈴。

一聲百舌軍離寨，鸚鵡傳宣將起營。

有日兵至河南界口，秦王傳令住軍，紮下營寨。正是軍冷添衣馬不饑，徵人飽暖好爭持。英雄虎豹千員將，驍勇貔貅百萬師。屯下人馬不題。

再說河南巡哨馬，飛報東鄭王知道。鄭王聚下文武，商議退兵之策。單雄信說：「桓軍師！我們如今還再整神師計，與唐朝對敵一番如何？」桓法嗣說：「我心下正欲如此。水來土掩，兵至迎將，豈有不施謀略，而獲成功者？鮮矣！我如今就下演武場，準備神兵交戰！」東鄭王見說大喜：「寡人全賴軍師、駙馬總理國務，共享榮華。務要小心辦事！」桓法嗣與單雄信辭王出朝，徑下演武場，點選人馬齊整，神兵一萬二千，個個身長八尺，腳踩木蹠一丈二尺，面上俱帶鬼臉，身穿五色桑皮紙袍。數日之間，俱已完備。桓法嗣說：「此計只宜速行，攻其無備。駙馬好調兵埋伏，我一面差人下戰書。」喚過頭目吳選：「你到唐營去下戰書！」吳選接了戰書，一騎出了河南城，徑來至唐營門首下馬。秦王正坐中軍帳，旗牌官報：「有河南差人下戰書等令！」「召進來！」吳選入中軍，叩頭參見秦王，口稱：「臣是東鄭王駕下，軍師桓法嗣差來，送戰書在此！」秦王說：「取來！」舉目觀瞻，上寫著：書奉唐太子開折，夫天下非一人能獨治，則國自成周而至令，我國素無侵犯之意，爾邦屢興驕恭之師。倘天命不從，恐反受榮陽之厄，宜休兵罷戰，當承結鄰國之歡。設若執迷，敢圖迎敵，於今四月初九日，借上界伸兵臨凡，以決一戰。思昔金墉李密之亡，覆轍不遠，噬臍何及。惟高明察之！秦王看罷，說：「本當斬首，但兩國相爭，不殺來使，令錦衣武士，攆出營去！」吳選飛奔出唐營，徑回河南見桓法嗣不題。

且說秦王在營，問李靖：「河南賊黨說有神兵下界，他是凡胎濁骨，有甚麼神兵？」李靖說：「主公！此乃妖邪左道，就有也不妨，臣自有法，可以破此妖兵！」即便帶了唐儉，領三百軍士，到翠屏川西北，築一壇場，扯五方旗號，按八門遁甲，布周天星斗，幢幡寶蓋，大戟長戈，金爐水盂，神府法劍，鋪設完備，待臨時禱雨。復回營中調撥人馬，差武士護領三千人馬，離河南城二里之地，繞城鋪設釘板鐵蒺藜，拴縛絆馬索；令秦叔寶、羅士信領三千長刀手，伏於城東；尉遲恭、程咬金領三千巨斧手，伏於城西。但城內有什麼神兵出來，不要與他交言，你兩下伏兵，徑自砍殺過去。喚殷開山、劉弘基、馬三保、於藥領三千軍，伏於本營左哨；段志玄、溫大雅、屈突通、劉政會領三千兵，伏於本營右哨；姜謨、賈閏甫、王當仁、袁道泰領三千人馬，伏於本營前哨；安貴興、柳周臣、薛宗文、顧善領三千人馬，伏於營後哨。但遇賊兵入寨之時，聽連珠炮響為號，四面伏兵剿殺。眾將領了軍令，整點人馬，分頭預備埋伏不題。李靖又調長孫順德、裴仁基、高士廉、屈突蓋四將，各領五百弓弩手，箭頭上都用黑犬血塗抹，伏在營前四方，吩咐：「但若半空內有人言語，你四方伏的弓箭手，以血箭亂射將去！」又東南西北，每方豎七竿高照，按二十八宿星辰，以備夜戰。其除將士保駕，屯近新城不題。

再說河南桓法嗣，到了初九日早晨，調遣人馬出城埋伏。石贇、徐成領一萬軍，伏乾翠屏川東南；周文英、周文禮領一萬軍，伏於翠屏川西南；張永通、樊祚領一萬軍，伏於翠屏川正南；單駙馬、王元、長孫安舍領一萬鐵騎策應。其餘將士，隨著神兵出陣。「今晚只看我空內流星一起，各哨人馬，奮力合兵征戰！」眾將全妝披掛，各執兵刃，帶領人馬出城埋伏去了。時隨刻轉，日落星生，不覺天色已晚。

且說唐營李靖軍師，頭帶魚尾金冠，身披潑黑皂袍，腰繫黃色絲縵，足穿雲頭珠履，手執七星寶劍，當日晚間，登壇演法。

壇高九仞依方位，戶列周天按八門。

爐內焚香檀枿柏，周圍密布鬥星文。

暗宣兩霄神符令，默誦風雷法咒文。

不題李靖登壇語，再說河南調計臣。

當晚，河南桓法嗣取一領斜席上城，站在席上，左手仗劍，右手捏訣，口中唸唸有詞，霎時間，天昏地暗，黑霧漫空。喝聲：「起駕！」一道席雲起去半空。將近唐營，桓法嗣半空內邀喝一聲：「唐朝軍士剖路，讓天府神兵下界！」即將流星放起，河南人馬，並神兵齊擁出來。那唐朝埋伏的弓箭手，聽得空中有人言語，把犬血箭四下裡兩點相似，亂射將去，可憐立鄭興王帥，亂箭登時射落塵！桓法嗣被犬血箭射死，從空掉下地中。一壁廂唐營放起連珠炮來，四面軍將，圍殺鄭兵。只見河南城內，神兵齊擁出來：河南擺下神師計，擁出西京洛芷城。

士卒詐妝雷部鬼，凡夫假扮上方神。

千條烈火空中燄，萬道流星徹漢明。

吹風豁哨連天響，韃語胡言總不真。

那時，唐營李靖在壇，望空將袍袖一拂，叫聲：「齊來！」霎時間，兩驟風狂，雷轟電閃！李靖軍師施正法，全妝遁甲起風雲。

烏雲冉冉江山暗，黑霧漫漫宇宙昏。

驟雨狂風隨地卷，奔雷掣電走天神。

掀翻碧落天河水，拽倒龍宮海藏門。

雨趁風威如浪滾，風隨雨勢苦濤鳴。
一翻雨過傾盆下，煙火淋漓化做塵。

那一千蹂躪軍士，戴的是紙盔，披的是紙袍，掛的是紙甲，被一場大雨，淋得稀爛。正往前走，又被釘板、鐵蒺藜、絆馬索絆倒。後面的見前走的跌倒，欲待轉身，又被秦叔寶、羅士信、尉遲恭、程咬金兩哨伏兵，一溜溜砍殺過去！

絆倒高蹠衝破臉，折傷肢體跌開唇。
紛紛鬼卒腮沾土，隊隊神兵面枕塵。
巨斧砍翻能戰士，鋼刀劈損慣徵人。
銅錘打倒河南將，鐵簡傷殘洛蕊軍。
那翠屏川埋伏的鄭兵，正殺奔唐營來，又被唐兵圍在核心，混殺一陣。
火銃喧天華嶽倒，刀槍布野鬥星明。
馬著槍叉橫路倒，人逢刀箭命難存。
滿滿開弓得勝將，紛紛墜馬敗殘軍。
直殺得星辰失位無光彩，皓月離空半入雲。

廣武山前摧項羽，昆陽山下破王尋。

唐朝福大旗開勝，鄭國時衰屢喪兵！

殺得鄭兵大敗虧輸。陣亡了桓法嗣、徐成、周文英、周文禮，其餘將士，奮勇殺透重圍，逃進河南城去了。

且說唐營得勝鳴金，收集人馬回營。到次日早晨，秦王升中軍帳，李靖並眾將參見已畢，俱各獻功。秦王大喜，賞勞金銀彩緞，書記功勞。李靖請奏秦王觀昨夜戰場，秦王帶領眾總管保駕出營，繞河南城觀一遭，轉見那乾蹠軍士，成行成溜，倒在荒郊。秦大王問李靖：「這些亡人死卒，怎麼都是這等模樣？」李靖說：「這些就是王世充的神兵！」秦王微微冷笑。巡視已畢，駕轉營門。

再說單雄信、張永通、王元、石贊、長孫安舍等一千將士入朝，來見鄭王，啟奏折兵損將之事。鄭王見說，悶繞愁添，問眾文武：「兵勢如此危急，爾諸大臣，有何計策保國安民，與朕分憂？」單雄信說：「主公！臣等敗軍之將，不可以言勇，須得借兩處人馬策應，方可退敵！」鄭王問：「借哪兩處人馬？」單雄信說：「漳南夏王竇建德，有強兵六十餘萬。我主修一道表章，卑辭曲禮，差一員將官，齎帶方物，聊作貢獻之禮，去借人馬。若得應允，便可再圖恢復。又問毗陵上樑王沈法興，借得一支兵相助更好。」鄭王准奏，即喚近侍官取文房四寶，修下表文，錦緞奇珍，俱已完備。差王元、吳選到漳南借軍，差樊佑到毗陵借軍。二將領旨出朝不題。

話說唐營李靖，喚過茂功吩咐：「你與秦叔寶、程咬金、唐儉領一支兵，到虎牢關埋伏！」附耳低言，如此如此。茂功說：「知道了！」帶領人馬，辭別秦王出營。李靖吩咐各營巡哨將官，如有河南城內軍士，往別邦去借軍的，不要阻擋。秦王問說：「軍師！怎麼不要攔阻，倒容他去借軍？」李靖說：「主公！臣量著陰陽，這塊地土上，未免要壞他三五家人馬，所以等他去借。我這裡以逸待勞，自然取勝！」且說王元、吳選上馬扳鞍，出了南門正行，遇著敬德巡哨過來，喝一聲：「哪裡去的？」王元答應：「吾奉主命，往漳南公幹！」敬德說：「我本待了當你這賊，只說我唐朝弱你借軍，饒你去罷！」王元、吳選縱馬加鞭，往前去了，一壁廂樊佑出得東門，正遇著殷開山巡哨擋住，大喝一聲：「往哪裡去的！」樊佑說：「吾奉差毗陵公幹！」殷開山說：「我本待砍死你，可憐王世充舉眼而望！疾去快來！」樊佑驟馬如飛，往前去了。

王元一路正行。卻說虎牢關上茂功，吩咐：「秦將軍！你今日下關巡哨一遭，但有經過使巨人役，都替我拿來，一個也不要放過去！」叔寶連忙頂盔掛甲，手執劈楞簡，上馬扳鞭，帶領刀斧手，離了虎牢關。行有十數里，只見數騎鞍馬過來，叔寶喝一聲：「來的是什麼人？往哪裡去的？」王元答應：「將軍！吾奉東鄭王使臣，差往漳南借兵去的！」叔寶喚過刀斧手「拿了！」眾軍士把王元、吳選拉下馬來，簇擁上關。叔寶說：「軍師！拿得一起鄭兵借軍的使臣來見！」茂功故意說：「只怕不是借兵的，仔細與我搜看！」王元說：「見有鄭王的表章在此！」茂功說：「拿來我看！」王元遞上表章。茂功拆開看了一遍，舉筆在手，把表章後面空紙上，添寫一筆：「唐秦王頓首，軍務繁冗不及另書，借軍數萬助唐伐鄭！」寫畢，把表章依先封完，交付王元。茂功說：「你是東鄭賊臣，本該取斬，但王世充倚門望救，且饒你去！」王元與眾軍得了性命，徑奔漳南去了。

再說茂功喚唐儉附耳低言：「疾去早來！」唐儉領了軍令上馬，離了虎牢關，也往漳南去了。

卻說王元行至漳南，進了城來，到東華朝前下馬。夏王正視朝，門上官奏：「有東鄭王天牌等旨！」夏王宣至寶殿。王元、吳選朝拜已畢，奏說：「臣奉河南東鄭王旨意差來。因唐秦王屢次領兵征伐，不能取勝，特求陛下借兵數萬。兩邦患難，永遠相助！」獻上禮物。夏王說：「拿表上來！」侍臣接過拆開，夏王觀看：洛蕊王充誠頓首，謹修文表達金庭。

夏王御座親觀覽，不敘年時間闊情。

只為唐朝興土馬，幾番侵擾我過城。

兵窮國小難迎敵，將寡兵微怎戰爭。

伏望天兵臨敵境，解分患難救生靈。

得蒙掃蕩烽煙淨，納土尊王永報恩。

夏王看罷表章，只見表章後面，又寫一行：「唐秦王頓首，軍務繁冗，不及另書，借兵數萬，助唐代鄭！」夏王問說：「你既是東鄭王的使臣，怎麼上面又寫唐秦王借軍一道表章，恰為兩邦的言語？」王元說：「臣往虎牢關經過，被唐朝將官拿去，看臣的表章，想是他添寫在上！」夏王大惱：「李世民這賊，甚是無理！你要借軍，怎麼小卒也不差一個，卻把別邦的表章，柑寫在上，分明是輕視寡人！我本待不借軍與別邦，因惱李世民這賊，如今偏要興師助鄭！」打發王元、吳選光祿寺茶飯。班部中閃過台官凌敬，當駕後奏：「主公！臣量陰陽不利，出師恐有傾覆之患！」夏王大惱：「行止寡人自有裁取！朕又不曾問你，你就阻撓軍情，出不利之語！」傳旨著錦衣武士，把凌敬綁赴市曹取斬！正綁之間，閃過蘇定方叩頭：「主公暫息雷霆之怒！『納諫受言，實人君之至德；盡忠言事，乃臣子之當然。凌敬善曉陰陽，豈敢阻違君命？這唐將借兵，分明是用調虎離山之計。以臣酌量，果不當出師，望聖上開恩，赦宥凌敬！」夏王說：「你也附會狂愚，言無避忌，削去官職，貶衛州閒住；姑赦凌敬死罪，鎖禁囚車，待朕興師回日施行！」宣高雅賢封為總兵官，掛元帥印，常克新、董康邁封前路先鋒將，蕭關、王元封左右監軍，王賽虎為殿後將軍，王亞虎總理糧儲草料。宣正宮曹皇后權朝，宣驍將劉黑闥統領御營軍馬，守護城他。其餘將佐，俱隨軍聽用。曹後說：「主公！龍不離悔，虎不出山。既要興師，差將官去罷，何須主公親臨！」夏王說：「夫人！你不知道那唐王之兵，非比別邦！必須寡人自去，方得成功！」曹皇后再不敢言。夏王傳旨擺駕，到演武場去。怎生打扮？

帶一頂金龍捧日盔，穿一領飛龍茜錦袍，掛一副蛟背渾金甲，係一條鑲金碧玉帶，懸一口龍靶簡金刀，騎一匹雲鶴俊猊馬。左手下一員虎將，捧著龍角虎面弦弓；右手下一員驍將，捧著紫竹桿金鏢箭。

夏王徑來演武場，金交椅坐下，整點人馬。將台上一聲號令，六軍中萬馬躑躅，好似：庚嶺雲橫橫劍戟，三春花柳漾旌旗！

隋室顛危區已荒，漳南建德稱稱王。